

One Nation Built on the Strength of Immigrants

One Nation Commission Report



調查結果及摘要

1. 對移民實行嚴格限制的公共負擔規則擬進行擴展並修訂，對此，大量研究數據以及聯邦登記冊中記錄的超過25萬個評論和故事提供了證據和道德論點，即美國是一個建立在移民力量之上的國家。
2. 移民使我們的勞動力充足，豐富我們的經濟，貢獻稅收，創造一個繁榮的社會，鍛造文化豐富性，激發創新創造力，加強良好的家庭紐帶和支持，使美國更強大。
3. 利用亞太裔移民（AAPIs）的聲音和影響的數據和研究提供了特別明確的證據，證明在2019年令人震驚的反移民攻擊背景下，擬議的公共負擔規則具有非美國性和非常殘酷的影響。
4. 大量事實與故事消除了人們對亞太裔移民（AAPIs）的誤導和曲解。人們普遍認為移民對美國工人構成威脅，而恰恰相反，移民工人是對美國勞動力的補充，對經濟做出了巨大貢獻。
5. AAPI社區擁有的移民比例高於任何其他種族或族裔群體。《一個國家委員會報告》將廣泛傳播，翻譯成九種亞洲語言，並製作成電影，這引起了人們廣泛關注。
6. 選民研究表明，像AAPIs這樣的移民有權左右選舉結果，推動公眾輿論，並表明依靠移民來影響結果的決定。

7. 醫療保健與福利的研究表明，移民對醫療保險和保險庫做出了重大貢獻。移民享有的公共福利比美國出生的居民少，這對稅收制度和其他公共基礎設施至關重要，對美國的公共衛生，安全和社會福祉至關重要。

8. 一場運動正在萌發。從勇敢的民選官員和非營利性行政人員，到勇敢的慈善真相講述者，他們準備在法庭上、國會大廳、街頭鬥爭反抗，並帶來希望、靈感和事實來證明移民使美國更強大。

9. 在"一個國家委員會"的專員、顧問及其支持者看來，該報告是一份指南，旨在為決策者、記者、候選人和輿論領袖提供最新的重要發現——成千上萬的移民及其親屬在推進美國社會發展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建議

首要任務

➤➤➤➤ 秉承悠久傳統，擁有150年歷史的標準、並於1999年闡明及由國會編纂的提議，所有醫療補助計劃、糧食券及房屋資助將不被納入公共負擔。The One Nation Commission 建議公共負擔不應包括除現金福利和長期護理開支以外的公共福利。

短期目標

➤➤➤➤ 支持聯邦、州和巡回法院的訴訟及禁令，務求阻止公共負擔實施。

➤➤➤➤ 支持國會及參議院立法，以防聯邦政府為推行公共負擔而取用聯邦資助。

➤➤➤➤ 支持州決議，以阻止實施公共負擔新規例。

➤➤➤➤ 支持縣和其他地方的決議，以及譴責公共負擔新規例。

長期目標

- 致力推廣對美國移民的景況、歷史和其代表之人道的了解，包括移民者在將來會對國家經濟有所貢獻，即使他們在初期並未能提供許多資源。The One Nation Commission 提議我們的國家、州、以及地方政策和法律理應包容、歡迎及保護移民。
- 通過支持移民者的母語、肯定其宗教及文化權益，以及確保他們能掌握英語，來鼓勵及協助他們成功融入美國。
- 支持醫療保健全民化。大量的事實和數據證明，當社會中所有的成員均有機會受基本安全網保護時，經濟及社會亦會蓬勃發展。
- 為家庭和小朋友提供營養及食物保障。充足的營養能確保腦部發展、學術成就及事業成功，由此推動社會昌盛、進步及成功。
- 有鑑於在舒適及安全地方居住的家庭及兒童傾向成功，我們會支持所有有關住屋的權利和援助政策。
- 建立健全的移民法例及政策，以反映接受移民的重要性。例如移民能確保美國未來的勞動人口及確保國家穩定發展。



亞太裔移民的不同 美國移民人口增長最快的真相

亞太裔移民是美國人口數量增長最快的非白人群體，較其他族群而言，他們更可能成為第一代移民。而錯誤的信息，錯誤的假設及單純的無知會扭曲公眾認知，決策者普遍存在的偏見給普遍的亞裔美國人打上“模範種族”的標籤，或把他們視為種族入侵者，並認為他們以移民方式來到這個國家，只會做對自己有利的事。

相反，早期亞太移民修築亞太鐵路，在夏威夷州植樹造林，在美國西岸發展農業、農場及魚罐頭行業。然而，這些功臣淹沒在歷史長河裡，獲得的獎賞只是排他性法律；國家集體記憶對其極模糊。今天，亞太裔對社會的貢獻依舊功不可沒。

而今，美國高級官員認為包括亞太裔內部的移民在浪費國家資源，此觀點愈發盛行，加深公眾對移民的錯誤認知—移民，尤其是非歐洲移民，很可能成為公共負擔。而關於亞太裔移民的可靠數據顯示，該假設極具誤導性，相反，亞太裔移民極大改善社會福祉。

在美國，亞太裔移民是一個人口數量龐大的群體，其人口數量仍在快速增加

· 多元化的非白人亞太裔人口佔美國人口百分之七，到2065年，這一數字將增加三倍。這一群體將涵蓋兩千四百萬人口，他們來自二十多個國家，五十多個民族，使用一百多種語言，擁有十多種宗教信仰。今天，超過一半亞裔美國人出生於另一個國家[1]，而亞裔移民人數自1965年來佔所有移民人數的四分之一.[2]。

亞太裔美國人是美國經濟與社會中不可或缺的力量，他們既是消費者，工人，商人，無形的資產，也是公民生活參與者

· 亞太裔美國人是消費者大戶，單于2015年，其購買力達4556億美元。儘管和其他群體相同，亞太裔群體收入水平不同，受教育程度不同，職業與就業情況也各有不同[3]。

· 他們強大購買力依賴於中高收入移民家庭，此類家庭的家庭成員通常進行集體購物：於2015年購買力達七萬五千美元，高於一般美國家庭（五萬五千三百美元）[4]。

· 此外，亞太裔美國商人在2016年擁有的555,262家企業創造了總計6,910億美元的收入，高於任何其他少數族裔群體，並僱用了超過440萬美國工人，也超過了其他少數族裔群體[5]。

· 亞太裔家庭是公共財富重要來源。單是2012年，亞太裔家庭為國庫提供1840億美元稅收[6]。

如今，亞太裔美國人受教育程度高，提升其自身作為美國勞動力的價值

- 單是2015年，超過百分之六十，年齡位於二十五歲及以上的新亞太裔移民，擁有學士學歷，該比例是美國本土人士的兩倍[7]。同一年齡層的亞裔人士，百分之八十八的人持有高中畢業文憑或同等學歷[8]。
- 相比其他職業女性而言，亞洲職業女性更有可能從事管理、專業領域及相關領域工作：50%的亞洲女性就職於有關領域，相比而言，白人女性只有45%。在受僱的亞洲男性中，有20%從事專業和商業服務行業工作，這一數字高於白人的13% [9]。

亞太裔移民極大提高美國在世界經濟中科學及科技領域競爭的領先地位

- 一般而言，亞太裔移民受僱於科學，科技，工程和數學等領域的可能性是本土美國人的兩倍以上。
- 2003年至2012年間，六十八萬名新亞洲人士在科學，科技，工程，數學及有關領域任職。單2011年，百分之六十二（66, 137個）新H-1B簽證簽發給印度及中國的科技工作者 [10]。



引言:

“在一些州，亞裔美國人投票足以幫助他們取得勝利”

美國民主黨全國委員會副主席，眾議院議員 Grace Meng 於2019年3月26日告訴NBC新聞。她還說自己相信威斯康辛州，明尼蘇達州，德克薩斯州，加利福尼亞州，及內華達州的亞太裔選民將會成下一年度總統大選的決定性因素[26]。

由於人口老齡化加劇，2018年，醫療保健行業已超過製造業和零售業，成為美國提供最多就業崗位的領域。該行業一直人手緊缺，而亞太裔移民卻在該行業發揮重要作用[11]。

- 亞太裔移民從事醫療專業工作可能性是其他受過大學教育的美國人多兩倍[12]。
- 2016年，美國對十六萬四千名醫務工作者的普查數據顯示，約百分之十七為外來移民，而亞洲向美國輸送的醫務工作者最多，約佔整體數字的百分之六[13]。
- 在美國，至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菲裔護士佔所有外籍護士的百分之七十五。菲裔護士移民數量仍為外籍護士湧入美國之最[14]。

由於美國人口老齡化加劇，護理行業的工作崗位呈指數級增加，亞太裔移民在此行業中扮演重要角色

- 提供個人護理協助，家庭護理協助，以及幫助照顧老人和殘疾人的家庭護理助理的亞太裔護理助理佔超過200萬家庭護理助理的8%（160,000） [15]。

隨著公民參與度提高，亞太裔美國人正成為美國總統大選一個關鍵因素.

- 在亞裔移民中，百分之五十八的人已成為美國公民，儘管這入籍比例在不同種族間有所不同[16]。
- 2000年到2008年之間，符合資格的亞裔美國選民增加近百分之五十[17]，到2020年，合資格亞裔選民約有一千三百七十萬[18]。
- 2016年，已登記的亞太裔選民從2000年的240萬增加至580萬，其中百分之三十八的人為無黨派人士[19]。
- 更多亞太裔人士參與國會競選，2008年有8位，2010年有10位，2012年有30位，2014年有39位，這一數字由2016年40位增加到2018年的80位 [20] 。
- 各級政府中，有600名亞太裔當選官員[21] 。

在許多選區包括搖擺州，亞太裔選民正成為決定性因素

- 大約每四個國會選區中有一個選區的亞太裔居民佔總人口百分之五，在近六百個城市中，亞太裔居民人口超過總人口數百分之五[22]。
- 合資格亞太裔選民於下列7個州中所佔比例超過全體選民人數百分之五，該七個州為：夏威夷州，加州，內華達州，華盛頓州，新澤西州，紐約州及阿拉斯加州[23]，而內華達州，亞利桑那州及北卡羅萊納州為搖擺州，三州亞太裔人品增長最快 [24]。
- 在2018年中期選舉中，亞太裔美國人有可能在11個州的27個國會選區內改變其他族裔選民[25]。

研究與撰稿均由Rene Ciria-Cruz完成。ReneCiria-Cruz是Inquirer.net專欄作家，以及U.S.

Bureau chief of Inquirer.net。

###



移民讓美國更強大

一個多世紀以來，刻於自由神像上的美國基本價值觀迎接著四面八方而來的移民。聯邦政策讓低收入合法移民能享受政府提供的醫療、食物、住房等福利。

美國幾位前總統歡迎移民的到來，感激其對美國社會做出的貢獻：約翰甘迺迪寫道，美國建立於移民力量之上；列根說美國凝聚了每個國家，甚至世界上每個角落的力量；老布殊簽署1990年移民法，提出家庭公平的願景；小布殊和奧巴馬為非法移民爭取合法公民身份。

移居他國並非易事，多數情況下，移民需要他人幫助才得以在美國找到安身之處；他們只能做一些臨時低薪工作，無法享受任何員工福利。

新擬訂的聯邦法律規定，如果移民被懷疑有利用任何聯邦政府醫療，食品，住房等福利，將無法入境美國。這意味著任何英語水平欠佳，受教育程度不高，低收入，或任何年幼，年長的人或孕婦將無法獲得綠卡或進入美國，更與“公共負擔”相違背，與美國長期以來的政策制度逆向而行。

儘管存在反移民一類誤導性言論，但大量研究數據表明，移民有益於社會發展，移民讓美國更強大。

美國醫療事業發展有賴於移民

在美國，每四位醫生，就有一位出生於國外；一項新研究表明，許多護士，牙醫，藥劑師，家護助理均為移民 [27]

- 研究表示，約百分之二十九的醫生出生於國外，其中幾乎約百分之七為外國公民。
- 約百分之二十四的牙醫是移民，其中百分之四為外國公民。
- 有百分之二十的藥劑師出生於國外，幾乎百分之四為外國公民。
- 略超過百分之二十三的家護助理，精神疾病治療助理，助理護士出生於國外，約百分之九為外國公民。

移民並不是到美國牟取社會福利

- 公共福利並不是吸引移民的拉動因素。根據現有聯邦法律規定，美國嚴令禁止非法移民享受公共福利，合法移民5年不得參加主要聯邦福利項目[28]。

相對美國本土人士，移民較少可能會利用公共福利 [29]

- 在加州，可享受的州內福利遠多於聯邦福利；加州健康居民調查顯示，多數公共福利項目登記人為美國本土出生人士：百分之七十登記醫療項目(Medicaid)。百分之七十二登記補充營養補助項目(SNAP)，百分之七十六登記貧困家庭臨時援助項目(TANF)，並且百分之六十八補充保障享受人(SSI)為美國本土出生人士。

移民對經濟貢獻巨大，而在醫保方面獲益甚微 [30]

- 限制移民的聯邦政策可能導致“慾望族群”人數減少。因此，移民有益於降低來自私人保險風險池共用金的風險。這意味著，在保險風險池共用金中，移民的“健康”風險可彌補保險風險共用金的“壞”可因高風險獲保。
- 移民向私人保險公司繳納百分之十三的保費，卻只獲得百分之九醫療費用賠付。這意味著移民在醫療方面的開支多過其所獲福利。
- 於每位移民而言，其所繳納醫保費用多過醫療費用一千一百二十三美元，抵消每位美國本土出生人士一百六十三美元的醫療赤字。

移民人均負擔的私人及公共醫保費用較少 [31]

- 移民醫療保健支出約是美國本土人士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二。
- 移民人數佔美國總人口百分之十二，而其醫療開銷卻佔美國醫療保健總支出的百分之八點六。
- 移民購買醫保人數遠多於退保人數，是醫療信託基金純貢獻者[30]。

美國醫療保健行業勞動力短缺，移民對此貢獻巨大 [32]

- 2017年，所有全體醫療保健工作者中，百分之十八為移民，其中百分之二十三為長期醫療保健工作者。
- 從事護老院工作，家務助理，維修工人等工作，移民約佔百分之三十。

美國約百分之三十的醫生是移民 [33]

- 自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以來，在美國醫療服務欠發達地區，一直依賴移民醫生填補此勞動力缺口。
- 美國老齡化現象加劇，相應醫護人員短缺，移民極大緩解此類勞動力不足問題。

移民增加美國經濟產出 [34]

- 據 2013 年的一項估算，外籍勞動力的年度總貢獻為 2 萬億美元，約年度 GDP 總值百分之十 [35]。

若拿到合法身份的道路暢通無阻，經濟穩定，接受更好教育醫療服務並非遙不可及 [36]

- 合法身份是移民父母攀登經濟高層的重要基石，也會對其後代產生積極影響。

合法身份為父母邁向中產階層提供機會，增加其對教育的資金投入[37]


- 教育是一重要機制，可以提高第一代移民的經濟收入穩定性；教育亦也有助於加快第二代移民的流動性

移民增加國家總經濟產出，其後代將做出重要經濟貢獻 [38]

- 移民增加勞動力數量，進而提高 GDP 總量或是總經濟產出。
- 美國國家學院 2017 年就移民帶來經濟效益評估顯示，第二代及第三代移民給各州和當地預算創造更多收益。就美國第二代及第三代移民而言，其對州淨盈餘和地方預算淨盈餘分別為一千七百萬美元和一千三百萬美元。
- 在加州，三代移民平均淨收益為一千零五十萬美元。

移民填補勞動力缺口

- 在美國，移民不僅填補醫療和農業的勞動力缺口，還填補教育領域的人手空缺。
- 在美國，無論是如芝加哥，巴爾的摩這樣的大城市還是小市鎮，數學與科學老師嚴重短缺。許多地區通過聘請移民教師來解決這一差距[39]。



從小孩的眼睛出發

「同一個國度委員會」 One Nation Commission 文章 謝漢蘭

我最早的童年回憶是五十年代中，我差不多三歲的時候。那時我在新澤西州最大的公園之一，羅斯福公園。我穿著看起來活潑的燈籠裙，我卻十分討厭它粗糙，惹人發癢的質感。我那時快五歲的哥哥，外套裏頭穿著牛仔襯衫，我們兩歲的弟弟也跟著我們來了。

我們幾個小孩子玩的正開心的時候，我們從別的地方移民到這兒的父母就去了山上那巨大、用磚頭砌成的大廈，暫時把我們擱在公園裡了。我一邊在小草丘滾下去，一邊大笑。因為沒有父母在旁叫我不弄髒我劣質的裙子，我會再跑上小山丘，又滾下去。

沒過多久，父親也回來帶我們去了那像洞穴一樣的大廈。陰森的走廊散播著酒精、消毒藥水還有其他刺鼻的氣味。我的瑪莉珍鞋在鋪上一層帶光澤的薄地毯的地板咯噠作響。父親把我們帶到母親那兒，母親剛完成身體檢查，不遠處還有一部蠻大的座落式X光機。

看醫生對我們家來說是一件大事，母親穿了她最得體的衣服，就連父親也是。最後，母親被診斷出罹患肺結核。因為戰爭，多年的饑餓，流離失所，加上作為無證居留美國的難民的壓力，還有短短三年間就生了三個孩子，她已經弱得很的免疫系統根本不是結核病菌的對手。座落公園裏的羅斯福醫院是一所專門防止嚴重傳染病傳播的公立結核病療養院。

雖然結核病當時已經不是絕症，但仍需要隔離觀察。因為父母沒有醫療保險，亦沒有任何方法付清費用，所以政府承擔了所有費用。現在看來，我想我們應該算幸運：當時父母作為弱勢的移民，又罹患肺結核，卻能為她嚴重的疾病獲得適當的治療。我的父母無需置自己及他人於風險中。

至於其他醫療需要，因為沒有多餘錢看醫生，父親會訓誡我們不要生病。因為沒有足夠收入應付日常開支，父親常說：「如果你們被車撞倒了，要選凱迪拉克，而不是福士。」他覺得開凱迪拉克的會承擔醫療費用的機會比較大，我倒是默默質疑，凱迪拉克應該會輾平我們。幸運地，我們沒有實驗的機會。

隨後，公共負擔法案開始被討論。那時候，即使在麥卡錫對所謂「我們之間的敵人」激烈的責難、質疑下，法案仍然不適用於需要基本醫療健康、食物或房屋援助的移民家庭。然而，白宮正利用公共負擔法案，作武器，去迫使合法移民在保護家人健康、安全和他們應得的利益，或他們合法居留的移民身分中二選一。



時至今日，移民仍然害怕為他們生病的兒女和家人申請醫療保健，他們沒有拿取任何食物或房屋援助，因為他們懼怕公共負擔法案會威脅到他們或他們家人作為合法移民的身分及成為合法永久居民或美國公民的機會，他們擔心甚至可能會被遣返。

的確，他們擔心是正常的，因為我們的政權已經非常明確地表明了他們的目的，就是建立實際看得見的牆壁跟看不見的官僚上的牆壁，以防止移民會從亞洲、拉丁美洲、非洲「垃圾國家」來。

政府正研究公共負擔及其他障礙以防止非白人、富人移民進入本土，亦利用這些法案合理化拆散不同家庭，沒有考慮過被遣返者的安全下遣返患有長期疾病的小孩和自小被美國居民從外地收養的成人，非人道地監禁或囚禁小孩子和成人，使他們生病或導致他們的死亡。歷史，將會視這些對人權的歪曲和嘲弄，為非人道。

一九五零年代，因為文化大革命，我父母不能回國，所以簽證也到期了。他們本來會被遣返，但即使在麥卡錫的年代，美國的入境官員仍然認為遣返已經有在美國本土出生的孩子的父母實在太殘酷。我的父母最後成為了美國公民，養大了六個擁有美國公民身份的孩子：五個是公務員，支撐著美國的環境、商業、銀行業、收益、公平的房屋分配、退伍軍人事務及更多。三個曾在海軍、海軍陸戰隊及空軍服役。如果我的家庭當初被疾病或遣返拆散，我們將不會對社會有以上的貢獻。

我得知父母即將被遣返的時候快完成我的書《離開上海的最後一艘艇》，我本來打算把父母的移民聽證會也寫進書內，但反移民政策（包括公共負擔）開始從華盛頓冒起，某些政客更提議剝奪曾使用福利的合法移民作為公民的身份。我開始擔憂書裏面的內容會因此為我年屆八十七的母親帶來麻煩，於是，我刪除了那些章節。

哀傷的是，母親在我完成那本書之前離世。雖然我極度想念母親，但我慶幸她不用目睹今天正在發生在移民身上的事，假如她還在世，對於美國以「公共負擔」對新移民的殘忍，她肯定會十分震驚。

所有小孩子都應該有創造美好回憶的機會，不被遺留一生不散的陰影困擾，例如羈留、分離及因為出生地、膚色、宗教、母語、性別、年齡、收入、教育程度、殘疾與其他特質引致的不確定性。

多於三分之一的美國人是移民或有移民直屬親屬。他們每一位都有一個故事，一個關於在危險中鼓起勇氣前進，在陌生的土地迎難而上的堅定意志，適應截然不同的文化的故事。

他們的韌性教會了我們人性的精神在於願意為了和平安穩的居所賭上所有，即使他們自己在有限的生命裏未能從那些犧牲得益，他們亦願意為下一代付出。

我父母的故事令我能夠從一個小孩子的角度看移民問題，不應該有更多像我父母般的移民，我們應該開始理解為什麼移民願意為家人的安全付上所有，在邊境冒著催淚彈，在橡皮艇上經歷風浪，擔憂著下一艘艇，下一班飛機，下一輛火車或巴士將會是最後一輛。

這個國家應意識到移民和難民令美國更強大，他們所貢獻的遠比他們接受的多。



移民戰場

時刻變化的法律鬥爭

以種族為由限制華人及其他亞洲移民，以及對貧窮人士的移民限制一直是美國移民法歷史的一部分。美國移民法由國會制定，行政部門執行。

近代時期，1964年民權法案出台，緊隨其後頒布1965年國籍和移民法案，廢除多年來偏向北歐移民的國籍配額系統。來自拉丁美洲，亞洲及非洲移民第一次享受更平等待遇，來自亞洲及墨西哥移民數量亦增加。

此後，制定一系列反移民條例及法律限制新移民權利包括當前新修訂的公共負擔法。通過行政倡議，國會立法，以及聯邦法院的法律挑戰，社區群體進行了強烈抗議。重要事件包括。

二十世紀七十至八十年代

聯邦法律通過減少兄弟姐妹的簽證類別以限制家庭移民的提案，亞太裔美國倡導人發起社會運動，痛擊議員及公眾，讓其意識到家庭分離及亞太裔移民和難民團體重聚的影響。

1994年

在加州，選民通過187提案，該提案禁止非法移民使用非緊急醫療服務，接受公共教育，及使用其他州內服務。提案通過後第二天，倡導人對提案提出訴訟，聯邦法庭宣布該提案違憲。因此187號提案從未生效。

1996年

借187提案引發反移民潮，國會通過個人責任與工作機會法案（也稱“社會福利改革”）及非法移民和移民責任法（也稱“移民改革”）限制移民享受公共福利的資格，包括：剝奪新合法移民享受聯邦政府福利5年的權利及對移民擔保人嚴格執法。為填補無法享受聯邦政府福利的空白，移民倡導者組織州級資助項目。在加州薩克拉門托市，上百位移民於首個“移民日”訪問其代表，闡述其理由。“移民日”而今成為每年一度的慶祝節日。

1999年

為停止移民改革法的寒蟬效應，移民權團體要求美國移民及歸化局澄清哪些福利被視為公共負擔。美國移民及歸化局發出書面指引，闡述公共負擔的有限相關性，僅限於主要依靠政府現金救助的合法永久居民申請人，如社會安全生活補助金(SSI)，一般資助或長期資助。

2017年

總統特朗普支持美國移民改革促進就業法案(RAISE)(S.1720)，該法案將合法移民數量減至一半，並限制移民的兄弟姐妹及父母成為美國公民；最大影響將是限制墨西哥及亞洲家庭移民。一些亞裔美國人及宗教團體行動起來，反對此類對移民及家庭團聚的攻擊。和S. 1720號法案相反，國會女議員Judy Chu(D-CA)提出H.R. 3799號家庭團聚法案，以擴大家庭移民。截止2019年9月1日，H.R. 3799號法案有49位共同發起人，而S. 1720號法案只有3位共同發起人。

2018年

特朗普政府提議大幅擴大公共負擔範圍。該提議將從更多方面禁止合法移民拿到永久居留權，範圍包括：年齡（年齡過大或過小），教育程度，英文熟練程度，或他們是否屬於醫療輔助體系(Medicaid)（醫療保險），美國補充營養協助計劃(SNAP)，或房屋補助。在這提案的公眾諮詢期間，移民倡導人發起教育運動，收到超過二十六萬六千個公眾回應，幾乎所有聲音都在反對這一提案，其中兩萬三千個回應來自亞太裔移民。

2019年

眾議院議員Chu提出H.R.3222無公共負擔資金提案，禁止聯邦政府執行擴展後的公共負擔條例。截止2019年9月6日，該提案有93位共同發起人。

為進一步攻擊移民，特朗普政府正準備一份提案，準備驅逐在擴展公共負擔條例下的合法移民。

而One Nation Commission的成立宗旨在於，關切每位亞太裔移民。該委員會擁有比美國其他種族/族裔群體更多的移民。

2019年8月

擴大後的公共負擔條例最終定於2019年10月15日生效。20個州，地方司法管轄區和社區組織提起六宗訴訟，理由是擴大公共負擔法例範圍屬非法的行政行為，嚴重歧視白人以外的亞裔，拉丁美洲裔移民及其他移民。



公共負擔—公共衛生的一擊

19世紀末，馬薩諸塞州及紐約州的歐洲移民成為公共負擔條例的目標；由於他們可能會利用公眾福利，議員試圖把他們趕出美國。同一時期，這股反移民潮在東岸掀起，針對的是愛爾蘭及意大利移民；在西岸，愛爾蘭移民為首的白人工人對中國移民挑起暴動，並對其處以私刑，事件引發了種族清洗，並於1882年頒布美國排華法案，殃及所有亞洲移民。那時，已移民到美國的愛爾蘭人、意大利人及華人生活環境惡劣，易患疾病，對公共健康構成威脅。

當下，大規模實行公共負擔法例的提議完全無視國會1999年訂立的限制。通過拒絕合法移民獲得合法永久居留資格的可能，讓他們享受不都本應有的福利，如醫療保障 (Medicaid)，美國補充營養協助計劃(SNAP)，或房屋資助計劃，這項最新反移民改革將引發大規模人群由於無法支付高昂醫療費用而接受不到及時，合適，及預防性治療。

來自醫療系統各個層面的許多醫療組織，例如：美國醫學會，美國兒科醫學會，紛紛站出來反對這一條擬訂法規。One Nation AAPI協會三位醫生成員在此對這公共衛生挑戰各自發表己見。



Tung Nguyen, MD
主席
AAPI Progressive Action*



身為醫生，我知道健康並不是病人最大的憂慮。他們首要考慮的是如何擁有一個遮風擋雨的屋以及充足的食物來照顧家人。在住屋和食物問題給人極大不安全感時，醫療是次要考慮的問題。而人們吃著不健康食物時，是不會關心自身健康的。除了吃住問題，移民還承受著額外的壓力，他們不確定何時會被驅逐出境，尤其是當前移民遭受持續攻擊，移民政策也陰晴不定。

當壓力劇增，身體會產生化學反應去應付，而此時病情惡化，身體整體情況會進一步惡化。更多人需要看醫生，更多人會無家可歸，這些都是一筆巨大的費用。

在研究方面，越多元化的思路是解決問題的關鍵，因為你並不知道自己的盲點所在。你需要許多其他的觀點去填補自己想不到的事。當你能組建一支多元化的團隊，你會得到更好的結果。

民主也遵循同樣的道理。當有不同背景、不同文化的人加入其中，解決問題的辦法不再狹隘。然而在公共負擔之下，政府排除部分群體，我們將失去對未來問題提供卓越解決方案的人。



約兩百九十萬美國人沒有醫療保險，其中大多數人來自少數族裔社區或是非法移民。由於缺乏醫療保險，每年有數萬人死亡；由於高昂醫療費用，每年有成千上萬人破產。三千多萬投保的美國人需繳納高額保費，而受保額度較低，到頭來他們認為自己的醫保保額不足。



폴 송, 의학박사

최고 운영 책임자/최고 마케팅 경영자,
엔케이맥스아메리카(NKMaxAmerica, Inc)*

由於無法支付免賠額(co-pays)，百分之四十四擁有醫療保險的人拖延就醫；而十個美國人中，有一位會因無法支付藥費跳過治療這一步。還有眾多美國人每月都在困境中交保費。殘酷的現實擺在眼前，我們的醫療體系千瘡百孔，毫無人道，沒發揮任何作用。

在擬訂的公共負擔政策下，人們健康情況會愈發糟糕。大部分移民，包括AAPI社區，沒有醫保，或是現有的保額不足。而在所有亞太裔美國人團體中，無醫保的韓裔美國人佔據多數，最具諷刺意味的是，韓國的單一支付醫保體制卻是世界上最發達醫保體制之一。

身為一名腫瘤科醫生，我診治的患者屬於醫療補助體系(Medicaid)，多數為合法移民。在公共負擔政策下，合法移民會擔心因享受醫療服務而拿不到綠卡，因此他們更不會帶小孩就醫，或是到醫院體檢。在早期治療可決定生死的情況下，女性移民可不用擔心乳房裡的腫塊。

我目睹潛在的變化給人們帶來恐懼，進而產生的一系列影響。人們在疾病晚期才到醫院接受治療，此時腫瘤更大，癌細胞也已轉移到其他器官。但他們是社區裡的一員，是我們的鄰居，他們勤勞收割糧食，清掃房子，照顧老人和小孩。他們的健康狀況反映我們整個社會的健康水平。



我是一名主治醫生，給許多拉丁美洲裔，東南亞裔，東歐移民診療，他們為了家人、為了機會來到這片土地，為這個社會貢獻一份力。這些移民給美國社會帶來的價值恰恰體現了這個移民之國的價值所在--他們給這個國家注入了創新與多元化。

큐리, MPP, 의학박사
부사장/최고 건강 책임자,
IBM*

在城市和鄉村醫療中心，我體會到整個國家的醫療差異。不管是在城市醫療中心，還是鄉村醫療中心，無論病人能否承擔醫療費用，為移民服務的醫療服務提供者都盡力為其診治。這些醫療服務提供者為病人家庭的老老少少及他們的社區做貢獻，是推動美國社會發展的引擎。

這是一個移民之國。移民同樣有權享受資源，如醫療，教育，就業等，以保障他們同樣能為自己家人和社區爭取機會，為這個國家出一份力。



我父親一生為INS服務。我成長過程中，意識到移民讓我們國家更強大，每個人都有權利和同情心。“一個國家”是所有針對移民的控告良方妙藥。

Scott Coffin

首席執行官, Alameda Alliance for Health

*列出的團體僅作聯繫關係

移民使經濟更強大

移民是部分解決方案



美國建國前，班傑明·富蘭克林把賓夕法尼亞州的種種問題歸咎於德國移民。此後，反移民人士一貫把美國國內問題歸咎於移民人士。而來自“深膚色”國家，如非洲，亞洲，拉丁美洲的移民尤其不受歡迎，他們被指是經濟衰退的罪魁禍首，搶走美國人的工作。這一言論不斷合理化近年的移民限制，包括家庭分離，在不人道情況下拘捕小孩及他人（已造成幾宗死亡），驅逐出境，阻止人們因尋求不被人權侵犯的庇護，拒批「追夢者」入籍美國，及公共負擔法規。

眾多研究，如經濟政策研究所研究，澄清相關言論，指出問題根源：

必須清楚地指出，美國工人面對的挑戰不單是勞動市場上的移民工人；更確切地說，當前的移民體系對工人並無好處。相反，廉價僱主通過法律框架僱傭非法移民及合法外籍勞工，壓低工資水平，讓移民工人無法行使自己勞動權利，並始終為僱主負責。這對美國工人，無論是和他們一起工作的公民還是合法的永久居民都是巨大傷害。

政策與法律可革新美國移民系統，這包括：給當前非法移民授予合法永久居民的地位；修訂臨時工作簽證法規；頒布新保護措施防止移民工人遭報復；為執行新勞動標準撥款；永久禁止僱主通過臨時工作簽證計劃僱傭工人若其觸犯移民法或勞動法 [41]。

關於移民工人的真實資訊進一步闡述移民給社會帶來的好處。他們對全社會有利，包括美國本土工人：

- 當前移民體系與法律框架壓低工資水平，使僱傭非法移民及合法勞工的雇主從中收益，極大傷害整體經濟水平及所有美國工人 [42]。
- 移民是美國勞動力重要組成部分，他們通常從事美國人不願意幹的工作，如服務業（外籍出生32.5% vs美國本土15.9%），包括醫療支援，保護性服務，餐飲，建築，清潔，及個人護理。外籍工人主要從事職業有：清潔工，廚師，司機，註冊護士，收銀員，農業工人 [43]。
- 與美籍本土工人比較，移民工人在非正常工作時間工作的機率高出15%。非正常工作時間指工作日早上8點到下午6點，以及週末任何時間 [44]。
- 移民工人受教育程度高。百分之八十三新移民及達工作年齡人群是有高中學歷，相比1990年的百分之五十三有所提高，現在新移民受教育程度的比例相當於美國本土出生人士受教育程度的79% [45]。
- 移民後代-第二代移民，是美國人口中經濟及財政貢獻的中堅力量。若把移民持續勞動力增長與創新創業的貢獻等因素考慮在內，移民及其後代的長期經濟影響的預估可能會更加積極 [46]。
- 皮尤研究中心的研究顯示，若無移民勞動力，美國本土勞動力削弱，聯邦政府將在社會保障等項目上出現巨額赤字，這些項目無法從工人獲得足夠收入支持老齡化人群，從而放緩經濟增長 [47]。
- 若建議中的公共負擔法發佈生效，僅在加州就會丟失一萬七千七百多個工作職位，隨之導致入息稅和銷售稅收益減少。 [48]。